

晉
略

冊五

卷一

卷二

卷三

晉略列傳十

八王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始封琅邪徙封趙武帝時爲鄴督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前在琅邪得小吏孫秀嬖用之大失關中和氏羌盡反爲雍州刺史解系馮翊太守歐陽建所劾代以梁王彤彤字子徽倫之兄也恭慎無才能太康中自青徐監軍進征西將軍督關中已而徵爲衛將軍錄尚書至是代倫且使誅秀使辛冉逆說彤且致賂焉乃免倫入用秀策詔事賈后更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因求錄尚書張華裴頠不許求尚書令復不許倫大愠恚愍懷太子之廢也倫領右將軍彤亦徵入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太子所厚司馬雅許超士猗等謀廢后復太子稔倫貪且執兵可假以濟事因秀說倫倫納之遂結通事令史張林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華林令駱休爲內應約定秀縱反間脅后

殺太子太子死雅超悔稱疾秀復結右衛飲飛督閭和于是倫彤共
矯詔使齊王罔入宮廢后罔字景治攸之子也仁惠好施振有父風
攸薨嗣王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以母故素怨
賈后故倫使之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閣入奉帝出幸東堂復入宮收
后后驚曰卿何爲來罔曰有詔后曰詔不當從我出邪行經上閣遙
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又問罔起事者誰也罔曰
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既殺后以彤爲太
宰轉罔游擊將軍罔意不滿秀覺之出爲平東將軍當爲豫州都督史文不具鎮
許昌倫自爲相國督中外四子萑馥虔詡並典兵秀爲中書令相國
司馬右衛帥倫庸下四子亦劣皆受制于秀秀益橫所殺張華裴頠
及賈郭之黨潘岳等數十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爲奇童辟公府舉秀才授河南令鬱鬱不得志題閣
道爲魯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軼裴楷輶和嶠刺促不得休以刺山
濤濤領選故也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妨農事且爲姦姪亡命所依
湊救除之十里置一官離守以老小貧戶差吏主掌依客舍收錢岳
以爲不便行旅議罷之調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

政引爲太傅主簿駿敗除名選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
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常侍賈謐之力也岳性輕躁趨勢利自以
沈滯日久故諂事賈謐共構陷太子其母數謂之岳終不悛初岳父
苾爲琅邪內史孫秀以小史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及秀爲
中書令岳于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遂與石崇圖秀見殺夷三族淮南忠
壯王胤起兵討倫不克死之胤字欽度惠帝弟也始封濮陽太康十
年徙淮南以鎮東大將軍爲揚江二州都督方入朝而太子廢朝議
將立胤爲太弟未行而倫廢后進胤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領中護軍胤性沈毅深爲宿衛將士所敬服知倫有異志密欲誅倫
倫懼轉胤太尉外示崇禮實奪其兵胤併疾不拜倫遣御史以詔逼
胤且收胤官屬胤視詔秀手書也大怒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
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衆從之將入宮倫黨尙書王與
閉東掖門以拒之因圍相府太子左衛帥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應胤
胤所將皆淮南奇才劍客殺倫拒戰者千餘人徽結陣承華門內乘
高射倫府矢雨下倫官屬皆隱樹立樹中數百箭自辰至未未決徽

兄中書令準說帝遣司馬督護伏胤率四百人以騶虞幡出解門實

欲助胤通鑑作白虎幡胡三省注白虎幡以進戰非解門也蓋以解門愚帝按騶虞白虎黑文恐是一物今從胤傳倫子

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胤胤許之詐舉空版僞詔助胤胤不覺開

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夷滅者數千人及倫敗乃贈諡焉于是

倫自加九錫以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秀子會尙帝女河東公主張林

等並居顯要遷王輿爲左衛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等所隱匿

又萬餘人起東宮三門四角樓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入居之秀使

巫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因立宣帝別廟北邙山而爲帝作

禪詔使義陽王威奉冊尙書令滿奮僕射崔隨副之禪位于倫左衛

王輿前軍司馬雅率甲士嚴殿中張林等屯諸門義陽王威駱休奪

帝璽綬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張衡衛守之倫從兵

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大赦改年建始

以子萼爲太子馥虔詡皆王太宰彤改號阿衡孫秀爲中書監驃騎

儀同三司張林等皆列卿大將裂大封奴卒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
盈座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秀尤尊寵用事倫下詔不合秀
意者秀輒改之秀或自書青帟爲詔倫弗能禁也張林爲衛軍恕不
得開府以書與荅言秀專荅白倫倫示秀秀殺林雉入太極殿上自
東階驅之入西鐘下有頃乃去得異鳥殿上不知名日向夕宮西有
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錄小兒并鳥置牢室中旦失所在倫目上有
疣時以爲服劉者厭倫也已而三王兵起齊王罔起許昌成都王穎
起鄴河閒王顥遙應之關中倫之始篡也進罔鎮東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以安其意罔與王盛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罔恐
事泄使軍司管襲殺穆送首于倫部署已定乃殺襲起兵豫州刺史
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皆從之遣使告穎顥及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移
檄征鎮揚州刺史郗隆持兩端參軍王邃斬其首送罔前安西參軍
夏侯奭合衆始平以應罔顥長史李含勸顥附倫顥使其將張方斬

顛首送倫罔使至又執送倫倫徵兵顛遣方赴倫至華陰聞二王兵
盛乃追方還更應二王罔檄至倫秀懼使東平王楸督張泓孫輔徐
建等分出延壽塢阪成皋三關以距罔使許超等度河北距穎倫子
虔率衆繼之使巫祝揚言宣帝方助諸軍破賊使人詐僞仙人王喬
降嵩山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泓等與罔戰陽翟南連勝
罔軍退屯穎陰去陽翟四十里罔分軍度穎戰不利泓乘勝進臨穎
罔復縱輕兵擊之泓軍未動而孫輔徐建軍夜自亂潰歸洛陽宣言
泓等已効齊王兵盛不可當倫大震遽召虔超還時超已敗穎軍于
黃橋矣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元康初賈謐無禮
于太子穎叱之自車騎出爲平北將軍鎮鄴進鎮北大將軍倫篡進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至是討倫以盧志鄭琰爲長史程收和
演爲司馬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並率兵從督護趙驤石超
爲前鋒至朝歌衆二十餘萬遇許超于黃橋驤敗死者八千人穎欲

退保朝歌用志策使彥助驤復進亦會倫軍退遂至溫倫既審知泓軍實勝則使太子詹事劉琨持節督許超逆戰溫南淠水上既退復進士氣沮惑又恃勝輕驤遂大敗退保河上琨燒斷河橋欲以拒穎穎軍乘勝遂度河泓軍亦敗保陽翟倫秀大懼不知所爲或欲收餘兵復戰或欲南走宛就孫旂孟觀或欲東入海計未決倫黨王興攻殺秀入宮逐倫並其四子幽之汶陽里第迎帝返正穎入都使驤等助罔斬泓陽翟罔乃得入罔軍數十萬頓通章署旌旗器械震京師拜大司馬加九錫穎營太學入朝帝勞焉拜謝歸功于罔請歸藩既陛辭不復還營遂出東陽門使人謁太廟且辭罔罔大驚馳送及于七里澗穎住車流涕言別惟憂太妃疾苦不及時事詔就鄴加殊禮九錫並讓不受進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將佐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皆封開國公侯穎表偁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日久百姓多創痍乞差車發河北米十五萬斛振救之自造棺八千餘枚備衣

服祭器斂黃橋戰士骸骨葬之樹枳籬爲塋域作都祭堂刊石立碑
紀赴義功使亡者之家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命河
內溫並埋倫卒死者萬四千餘人當是時成都王賢名動天下穎貌
美而神昏既得時譽乃疏長史盧志而任嬖奄孟玖卒至于敗彤之
初爲太宰也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倫乃省司徒置丞相以授彤彤
亦知之固讓不拜倫篡改丞相號阿衡乃受之至是復以太宰領司
徒且爲宗師則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詔遣賜倫金屑苦酒倫慚以
巾覆面曰誤我者孫秀也及其四子皆死倫黨張林先爲秀所殺秀
許超士猗孫弼孫奇謝悵駱休王潛殷渾爲王輿所殺張衡閭和孫
髦高越伏胤皆斬東市義陽王威亦伏誅諸將典兵者咸敗死蔡璜
降囑于陽翟還洛自殺孟觀孫旂相繼族王輿以返正功獲免後謀
殺囑死焉百官汚染者多退免惟彤爲太宰明年乃薨

博士蔡克議
諡曰靈久之

改諡
曰孝

囑既當國驕甚居父攸故宮日事興作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

度侔西宮不入朝堂坐受百官拜意所欲予符敕三臺選用以何勗
爲中領軍委心膂五公五公者罔功臣葛旃路秀衛毅劉真韓泰也
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罔府收殺之有白頭公入罔府大呼言
兵起不出甲子旬又殺之南陽處士鄭方自僞荆楚逸民上書諫罔
曰方聞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
過度一失也大王檄命當使骨肉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四夷交
侵邊鄙不寧大王不以爲念三失也民窮勞苦不聞振救四失也興
義兵敵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今又食言五失也罔含忍優答
之主簿王豹上牋曰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事勢使然
非爲輒有不善也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
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明公以難
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
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昔武王伐紂封諸侯爲二伯陝以東周公

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于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內歲終率所領而貢于朝簡良才命賢俊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矣未報豹重牋曰書御以來十有二日不賜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宣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宏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與周公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吸豈復宴然得計生全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及也長沙王乂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

既不用豹策遂奏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東曹屬孫惠勸罔歸藩罔不納

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赴罔義以功封晉興縣侯諫罔不納辭疾去罔敗

為成都王參軍領舊威將軍白沙督善陸機機死改姓名遁去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詭傳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以為記室參

軍累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功封臨湘縣公元帝之使甘卓攻周馥惠應卓馥敗走而元帝用何銳為安豐太守銳以他事收

惠下人有所推惠自嫌非南朝所授常懼讒毀因大恐攻殺銳走死蠻中罔以顯本附倫銜之顯亦自疑

見責邕軍校尉李含顯之黨也與罔參軍皇甫商有隙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

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自恃豪族以含寒門欲與納交謂必欣然而含更距卻商恨焉諷州以短檄召為門亭

長以辱之郭奕為刺史聞其賢下車擢別駕尋舉秀才薦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

書趙俊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五品祗兄中丞咸上表理含不聽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含

有文武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顯請為征西司馬甚見信任轉長史齊兵起而顯初不同含之謀也初皇甫商亦為倫所

任倫敗詰顯顯厚待之含諫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顯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顯和釋之

後含被徵為邕軍校尉而商為罔參軍夏侯爽兄亦在罔府傅爽立義為西藩所枉殺含心不自安罔右司馬趙驥又與含有隙罔將閱

武含懼驥因兵出奔長安詐云受密詔使顯討罔顯從之以含為都討之乃出奔顯

督率諸軍屯陰槃前鋒次新安去洛百二十里上表罪狀罔請敕長

沙王又廢罔歸第而徵穎入輔罔大懼會百僚謀之尚書令王戎本紀

作司徒誤也司空東海王越說罔曰公誠有大功然賞不及勞故致攜貳

若以王就第兵可罷也葛旃怒曰行賞未徧責在三臺讒言僭逆當

共誅討柰何令公就第自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

議者可斬乃遣董艾襲之又馳入宮閉諸門艾陳兵宮西放火燒諸

觀閣及千秋神虎門本傳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長沙傳云閉諸門奉天子與罔相攻起火燒

罔府按又方閉門無緣燒門今從通鑑又遣黃門令王湖王湖仍舊文从水與後盜騶王湖未知是一人否也

虞幡倡言長沙王矯詔又奉帝屯南止車門督兵討罔亦放火燒罔

府戰自夕達旦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藉凡三日而禽罔帝惻然

欲活之又叱左右牽出斬于闔闔門外三子幽金墉餘黨皆族停罔

尸西明亭三日光熙初復本封永嘉中追謚武閔李含聞罔敗引兵還長沙厲王又

者武帝第六子楚王瑋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拜員外散騎常侍武帝

崩瑋來奔喪諸王迎諸路又年十五獨先詣陵所涕泣以俟賈后矯詔使瑋收亮瓘又以步兵校尉守東掖門騶虞幡出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也瑋誅坐貶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果斷有才力甚得士心三王起又率國兵爲穎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頃之遷驃騎開府復本封罔專政又嘗因拜陵說穎入輔顯知之故請敕又廢罔欲俟罔殺又而已誅罔因廢帝而立穎至是計不行會朝廷以李含與秦州刺史皇甫重不協徵爲河南尹重字叔倫安定朝那人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永平中爲秦州刺史罔執政以重弟商爲參軍罔敗又爲入參軍含與皇甫商不平說顯曰商爲又所任重必不爲人用可表遷內職因其至長安而殺之重知其謀露檄上尚書言含挾顯爲亂集隴上兵討之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重不奉詔顯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兵連不解而顯攻又則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圖又重弟左將軍商知之以告又又誅含等顯遂結穎發兵反顯字文載安平王孚之孫也初襲父瓌爵太原王咸寧三年徙封河間元康九年以平西將軍代梁王彤鎮關

中論起義功進位侍中太尉反以除后父羊玄之及商爲名罔之敗也穎遙執朝權事無大小皆就鄴咨穎恃功驕恣甚于罔憚又在內故與顥謀而攻之顥將張方自函谷而東是時張昌反荊州穎表征之會昌爲劉弘所敗穎還軍應方又悉發國兵命陸機爲都督共逼京師詔以乂爲太尉督中外乂使商西禦方宜陽自奉帝東討穎九月敗穎前鋒牽秀于緱氏而西師爲張方所襲破方遂燒清明開陽門入京城死者萬計十月乂奉帝還與方戰城中方衆望見乘輿小却遂敗方西明門斬首五千級帝還宮乂繕完城守穎將石超助秀焚緱氏進及東陽門乂奉帝討破之機來助超大戰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以數千騎繫戟于馬突機陳斬其將馬咸大破之追覆其軍七里澗斬大將賈崇等十六人

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年二十而吳滅里居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

入洛張華薦機公府累遷殿中郎趙王倫相國參軍預誅賈謚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罔疑機草九錫文及禪詔收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戍邊遇赦免時中國多難南士顧榮戴淵等因致書勸機還吳機負才求進旣感穎恩又見穎推功歸

藩盛有時譽遂委身焉自參軍授平原內史太安二年爲都督督王粹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攻又機羈宦畏懼諸將固辭都督穎不許臨戎牙旗折戰于建春門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穎收斬機初奄人孟玖及弟超有寵于穎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百餘騎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請誅之不聽超宣言機持兩端還書告玖及戰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戰物攻疑機陷之遂譖機貳于長沙牽秀等共證之故及孫拯力白機冤死獄中乘勝攻方又大破之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遁方曰善用兵者因敗爲成今我出不意更前作壘此奇策也遂夜潛逼洛陽七里作壘又屢勝輕方壘成而後攻之不利皇甫商旣敗于宜陽奉帝手詔爲閒使詔其兄重以秦州軍討顥行至新平爲顥所執殺時游楷韓稚等方攻重詔楷等罷兵而進重軍討顥商已潛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恨商以告顥顥捕得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顥遣御史宣詔降之重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殺矣重失色立殺騶語已泄城中知無救共殺重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顥戰長安

中爲馮翊太守張輔所敗

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強弩將軍龐宗

西州大姓護軍趙俊宗妻黨也有內寵童僕放縱爲民患輔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轉山陽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